

巍岭记

大别山中巍巍山岭万千重，此乡独占巍岭之名。

松毛尖山巅高度一千五百米，色黑气冷，巍巍乎挺入九重碧霄第一层，生生戳破彩霞衣。其山锐利苍黛若松针，如玄铁重剑，高古持重又似一管晋唐巨笔。山已不知几千几万岁，其上归云肥，白如奶油雪糕，团团簇簇绕山而飞，像成群孝子顺孙承欢高祖跟前。在山外远远仰望，生畏心，生敬心，生仙想，也叫人俗念遁迹骨骼清奇。薄醉里数次起意，想扛起那一管笔，研圣井河之水以为墨，以辽阔青天作纸张，仿北碑《杨大眼造像记》笔意，写八个擎窠大字：高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

相比松毛尖，太平寨是个矮矮汉子，海拔也有千余米。寨上太太平平，传说是吴楚相争时的一个古战场，晚清时，太平天国陈玉成部与清军也曾经鏖战于此。上有高山平原千余亩，多古松、老藤、雀鸟、野兽、水草、沼泽，土壤肥沃，可牧牛羊百万头。其中一汪湖泊，水蓝如海子，四围古木森森，雨烟迷蒙里静坐于湖边，风拍浪卷，衣飞袖舞心驰神走，疑在大荒境里水怪之国。

巍岭在古潜岳之西，松毛尖与古南岳天柱山遥遥相对。乡内冈岭崔巍绵延，山连山，峰叠峰，水接水，谷错谷，石头驮着石头，气象莽莽苍苍绿粉红，干浓湿淡疏疏密密整整斜斜，似元人写意画，可泻胸中丘壑，可泼纸上云山。以巍岭名之，是写实，不是虚言。

晚春这两日稍得闲，与诸友在巍岭山中人家小住，每日流连于山水之间，饮野茶、喝烧酒、食山鲜，打纸牌、聊大天、睡酣觉，不读书也不写文章，不问世事只共风日，山深人闲，自在得很也快活得很。

第一夜住金榜人家，新盖的小木屋里木香清溢，屋前屋后屋左屋右映山红开得满川满岭，绚烂的朱红、绯红、粉白、明黄、魏紫夺人心魄。花颜明艳，紫气东来，心中有清气，开阔得可以装下整个人间。木屋门匾上刻着的字，正是“紫气东来”。晚上下了一夜雨，山溪也在枕边淙淙弹唱了一夜，想起蜀汉后主刘禅的名句：此间乐。梦中又隐隐担忧那些山花会在风雨中凋谢，清早起来一看，雨打花更红更黄更紫更白，照人老脸也如新人。造化自有分寸，山家真有福气。

翌日行走于古井园保护区，从花海绿国中折返回来，

借宿求食于石浪人家。金榜是村民组的名字，石浪也是，金榜古来当有学子金榜题名，石浪人家屋侧川谷中，有无数冰川纪的巨石如大浪翻滚。石头都极大，上百吨上千吨，都极黑，青苔绿藤布生其上。初看那些石头，纹丝不动安安稳稳，持续看数秒，竟然一尊尊蠕动起来，继而走动起来，流动起来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如大河滔滔，如猛犸象群奔跑，如熊黑猛虎威武之师整齐开拔，顿时觉得头晕耳鸣目眩，心也怦怦直跳，赶紧坐到石头上闭目安神。石头之间有茶园，棵矮苗壮，嫩叶散发着兰香。又有数棵都支杜鹃，着粉白大花各数百朵，望之俨然如仙姑。世外仙子尚且可思可想，有洪福如牛郎者甚至可以娶来做媳妇，洒扫持家生养有半个仙人血统的儿子女女，仙姑庄洁入圣，只可稽首朝拜行大礼也。

石浪人家面朝松毛尖。主人老金面孔黧黑而心肠朴白，陪酒、陪茶、陪饭、陪聊、陪玩，一日一夜殷勤无倦意，夜深入睡前告诉客人，明晨天气晴好，可以站在阳台上看日出。我懒得带，有许多年没有见过日出了，一时心动发愿要起一回早，于是与诸友约好五点钟起床。可是梦乡里有无数水草妖精缠住了我的手脚，醒来已经快到八点了，慢腾腾洗漱漱好了下楼吃喷香的面条，倒也不觉得有失约的羞愧。后来，看到有人拍了日出的视频：松毛尖顶上，山后一片酡红如葡萄美酒之色，先是酝酿十数秒，须臾，朝阳猛然撕破夜的黑，从山背后迅速跃起，林木田园人家一下子清楚明白，整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两分钟时间。最令我眼馋的是日轮的光剑，外红内黄如袈裟，像一把折扇渐次收拢，终于孵出一颗镶着绒边的硕大金蛋。那一念间的惊艳与我失之交臂，大是懊悔。

孤山启秀

宿松灵气，尽萃于此山。其高不过三十仞，孤悬江中，晴翠之日立于峰下，望之如雷劈电击，嵯峨不可攀援。孤峰兀立，茺独幽显，睥睨江岸诸群山，有王者气，有兵家气，王者气概君临天下，兵家诡道以少胜多，小孤山近似之。

山道如天梯，兼江风呼啸浊浪轰击，脸潮心虚两股无骨，手攥草树栏杆，仿壁虎贴身于崖壁，犹惶恐颤栗。我本山人中，平素履山如平地，也曾登巨峰下险壑无数，从不似



月光城 随笔

储劲松

山水文章

此时狼狈如娇俏佳人误落虎狼之口。

山中岩石瘦且硬，敲之作金属声。古木畅茂峥嵘，野径曲曲盘桓，掩映亭台楼阁。江雾浓且白，一团团地包抄过来，湿草，湿树，湿岩，湿径，湿楼台，人如蓬头山鬼。

登斯山举目四望，长江苍莽浩荡，混沌而来又混沌而去，江上巨轮渺如秋叶，似进似退，对面彭泽之地恍恍惚惚，也是一团青苍的混沌。江水颜色不可辨识，唯听得浪涛轰鸣，一波将平又一波起，小孤山也如扁舟一叶，载沉载浮，舟上有强烈的晕眩感。思得油醪一觞，以酹江水之神，保我等蝼蚁之命。倏尔，又似有鬼差召唤，欲纵身跃入洪流之中，与龙宫水族互为伴侣。

有人遥指江心处，说那里是海眼，涡流回旋，下锁恶蛟龙，旧时曾吞没万千舟楫，宋人谢枋诗“人言此是海门关，海眼无涯骇众观。天地偶然留砥柱，江山有此障狂澜”谓此。雾太大，看不清。

山有小寺，梵音若有若无，寺僧若有若无。山曰小孤，寺名启秀，孤山启秀，诚为天地一大造化。

宿松，宿，昔也，松，松兹也。夜色降临古之松兹侯国，下山回望，小孤山深黑如一柄玄铁之斧，天上星子与山中小灯粒粒可数。山下沃野万顷，盛产棉花、莲芡和诗歌，鱼蟹极肥美。

调盐梅者

我来看一个人，高卧山中的张廷玉。

山是龙眼山，密林幽邃苍翠，春风祈祈吹拂，漫山清香的松花金粉纷纷筛落如尘雾。桐城的这座名山宛若眠龙，我来过多次，仍不辨西东也不辨首尾。山下有龙眠河，七折八叠，一河白水青草，一河乱石流云。我喜欢这样的河，天然坦白。河边采马兰头的女子，也许是张文和公的后裔。

是下午三点钟光景，暖阳遍洒青山臂弯里的文和园，青竹、绿茶、柔桑、石像生和从山麓垒至园中的千余级石阶，拱卫着半山腰上的张廷玉墓。其地山形如飞凤，又如一把稳稳当当的太师椅，倚青山望绿水，周遭林海苍苍莽莽，风水大好，且有吞吐风云之气象。

山风起了，风很大，松

涛如浪潮一波波过耳，新生嫩竹的竹箨陆续咔嚓掉落，那个有清历史上混得最风光的汉人，已在山中安眠二百六十秋。陪伴他的文武俑、石马、石羊、石狮、石文豹，面目已经被光阴洗得模糊发黑，龃龉所负御祭碑上的字迹也早已漫漶不清。它们大多肢体不全，包括墓前的石牌坊，损伤或者毁灭于一场著名的浩劫。所谓史无前例，即是中国史上无前例，世界史上亦无前例。这话我多年前说过，再说一次。而埋没于尘灰的青史之中，多的是故事，也多的是事故。

“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。”殷高宗武丁褒奖傅说的话，清雍正帝转赠给张廷玉，称之“调梅良弼”，又称之“赞猷硕辅”，且遗命令其配享太庙。一个臣子，一个混迹于爱新觉罗氏、佟佳氏、叶赫那拉氏、富察氏、钮祜禄氏这些显赫门第中的外人，至此恩荣无以复加。但君王之侧，强族林中，盐梅岂是好调的？在张廷玉的晚年，乾隆帝借故屡次对其发难，直至罢去其配享资格，收缴历代所有颁赐之物，一代名臣最终颜面扫地。

桐城离吾乡不过百里之遥，张廷玉算得故乡人，因而前几年读《清史稿》至《张廷玉传》，着意反复阅读反刍了多遍。其传记密密麻麻数千言，比清朝诸多传名史册的文武官员的记载文字要多很多，历数其卓越功勋，功劳簿可谓厚矣。但我分明能嗅到，文字间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阴翳气息，更有暗暗汹涌的涡流。

终于尘归尘土归土，良相归去来，故乡接纳他如初生，留下亦真亦幻的史实和传说，供今天的人在银屏上反复演绎，任坊间父老一代代膜拜和评说。《清史稿》“论曰”说，乾隆帝罢免张廷玉的配享，以及打压其政敌鄂尔泰，有让功臣善终的良美深意。“顾以在政地久，两家人子弟宾客，渐且竞权势、角门户，高宗烛几摧萌，不使成朋党之祸，非二臣之幸欤？”这话貌似为帝王讳，细思却是有些道理的，毕竟，张廷玉逝后，乾隆帝还是让他的木主进了太庙，享受烟火筵豆奉祭。

赤乌渐落龙眼山尾，风停了，暮色一层层地围了上来，淡月初升，地上竹影如墨迹。